

三

程



# 群書考索卷六十一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昭校正

。地理門

風俗類

漢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上之情教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天下一之序中和然後王教成也

堯舜

堯舜之時比屋可封畫衣冠而民不犯

三代

三代之時誰毀誰譽直道而行。國地雖比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



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魏**之遺風焉。**禮記**曰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漢**

**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史記孝文**即位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有於田畝天下盛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文帝時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教

**唐**

諸國風俗

故秦地於禹貢時**梁雍**二州詩風秦越兩國。昔**后稷**封**邠**公劉**豳**大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如海之出為九州膏腴。**西漢**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

**秦**

**魏**。漢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平及諸功臣家於長安徙高貴富人之與豪傑燕并之家於諸陵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遊俠通姦南山近夏陽多險阻輕薄易為盜賊嘗為天下劇又郡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貴人車服僭上衆庶倣效羞不相及嫁娶充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室故**秦**詩小戎曰在其板室。安定北地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馬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與六郡也。故**秦**詩無衣曰王子與師修我甲兵及車鑣鐵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耻寇盜水草宜畜放牧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三十石治之成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以是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政寬厚史不苛刻之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民食稻魚元山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阨。景武問文



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譏刺貴慕豪勢及  
司馬遊宦京師以文辭顯於世卿黨慕循其迹後有三張嚴遵楊雄之  
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武都地雜氏羌及獫狁  
狎狁越雋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風而武都近天  
水俗頗似焉。故秦地三分天下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  
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其同舊乎

河南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邯鄲是也自紂城比  
謂之邯以紂子武庚南謂之鄲以管叔尹之東謂之衛以蔡叔尹之  
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  
孟侯以夾輔王室遷邯鄲衛之民於洛邑故邯鄲衛三國之詩相與同  
風都詩曰在浚之下鄲曰在浚之郊邯又曰亦流于邯鄲曰送我乎淇  
衛曰瞻彼淇澳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淇鄲衛之歌曰美哉吾聞

康叔之德如其衛風乎。康叔之風既歌而紂之化猶存故其俗剛  
狃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成王滅唐  
而封叔虞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  
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死其死矣他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  
君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李札聞唐之歌曰深思哉其有陶唐  
匠之遺民乎

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吳札聞魏  
之歌曰美哉魏風乎

周宗周錫京邑

昔姬公營洛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藩屏四方故立京師。周人之失  
巧偽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不好仕官



鄭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  
鄭東接汝南西接汝南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君陳鄭之國與  
韓同是分焉

本周宣王弔文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右洛左汭食溱洧  
焉土隘而飲山居谷歎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  
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會會兮洵且樂惟士與女伊  
其相謔此其風也吳孔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堪也起是其先  
亡乎

周武王封齊後鳩濟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  
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冬亡夏值其鷩鷩  
又曰東門之粉死丘之樹子仲之子嬰嬰其下此其風也吳孔聞陳之

歌曰國立主其祿久乎。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尚忠其教朴野  
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誇奢尚氣力好商賈漁獵  
藏匿難制俾也。宛西通武關受江淮一都會也宣王時鄭弘召信臣  
為南陽大守信臣勸民農桑桑木歸本即以殷富。潁川有都士有申  
子韓非刻劃餘烈高仕宦好文學民以貪吝爭訟生分為失韓延壽為  
太守先之以教讓黃霸繼之教化盛行獄或八年無重囚。南陽好商  
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一韓化以為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信矣

道

中山地薄人衆猶有少立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  
推剽極家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  
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  
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於  
夸功名執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魏為難治擇嚴猛之將或任殺



代為威父兄彼謀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  
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至晉時已患其剽悍而  
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  
戎狄地頗有**楚****衛****齊****趙**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

**燕**  
**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前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卬**  
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  
取之夕男女無別及以為祭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求  
急人**燕**居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  
有魚鹽棗栗之饒。教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  
家取無所難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閑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  
民飲食以藿豆菰邑頗放效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節初取吏於  
**遼東**吏見民無閑職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東夷**天性柔  
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李****前**在力**湯**時有**達****公****柏陵**殷末有**薄**  
**姑氏**皆為諸侯國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  
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  
乎紐之間兮又曰侯我於著乎而此亦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  
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太公封**齊**至國修政因其  
俗簡其禮而人民多歸。太公以**齊**地負海島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  
勸以其工之業通漁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  
重以富國合諸侯成功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其俗彌侈織作冰統綺  
繡絺纈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  
功致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今齊朋黨言  
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散緩之則放縱。初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  
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後為強臣田和  
所滅後又為**秦**所滅



魯周

以少昊之孟曲阜封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化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顛沛洵之教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小相讓故曰魯道衰洵之間漸漸如也。孔子憫王道衰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二人是以其民好學尚禮義重廉恥。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衰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魯昭公陵夷微弱二十四世為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野。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消微孔氏庠序衰壞地狹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變財趨商賈好營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其好學猶愈於他俗

周封微子於宋本陶唐氏火正關伯之虛也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

微根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昔堯作游成湯作游者言為宮室齊源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浮食以致畜藏。宋維城本大國故自為分野而江楚之失急疾顧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姦盜

本顯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居之成公後為韓魏所侵盡其旁邑獨有濮陽。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會聚聲色生焉故俗稱衛之音

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一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本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諍至今本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其俗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野王地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



周成王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楚有江漢川澤山林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疏蠃來戈蛤食物常足故此音窟音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餒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故南之別省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東西通楚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  
太伯初奔荊蠻歸之號曰句吳音。太伯卒後世謂之吳。吳越之君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壽春合肥東南北胡皮華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謫放流作離騷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題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與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嬰吳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

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吳越與楚相接比數相兼并故民俗畧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江甯地卑丈夫多天

少康之庶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有句踐周元王賜命為伯。漢興復立閩君子搢為粵王至武帝始滅為郡國處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漆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民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稻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牛羊豕犬也山多麀音主似麀而小鹿而小兵則有矛刀木弩竹矢或骨為鏃

歷代所尚

商之政尚猛故其俗傲昂而奮厲。



周之政尚寬故其俗和柔而寬緩

太公治齊舉賢尚功周公知其後必以強士

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知其後必以弱士

秦

秦人刑嚴而苛法峻而密教化不立風俗見於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評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居。賈誼曰商君遺禮義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漢

文帝躬行元嘿示敦朴為天下先故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又曰西漢尚經術東漢尚名節

晉

尚虛浮

尚詞章

董仲舒曰凡下之從上也不得口之所言而從心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矣。康衡曰鄭伯好勇國多暴虎秦穆貴信民多從死陳后好巫民多淫祀晉侯好儉民人蓄聚太祖好勇則天下猛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賢則天下豪傑之士出而為之任仁宗好文愛儒則天下無有不學之士人

總論

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僂於有司矣衣冠為有是非我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



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於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清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乎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辨智弗能諭也強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能變也司馬溫公文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四方之所面向而依倣者也加之士民富喪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且出奇制夕染諸夏上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拙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時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耻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為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效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慾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野不能給野火江海不

能實陋危淳和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此則人無全行士無廉聲尚陵邁者為時宜守檢押者為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為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勞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者易拔末者難所宜畧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器具為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奪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為糾罰困辱不得不趨於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夷狄類

**東夷**白虎通云夷者廣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披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此也而後天性柔順易以道化有九種  
白狄夷方夷于夷黃夷白夷玄夷風夷陽夷率皆土著  
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昔堯舜義仲宅嵎夷曰嵎谷注云宅居也東表之地曰嵎夷嵎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嵎谷義仲居治東方之官

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至右發即位賓于王門魯其樂舞祭為暴虐諸侯內侵

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

乙衰弊東夷復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於朝鮮大帥為周陳洪範時管蔡畔周乃招誘淮夷作亂周公

征定之其後徐夷徐王命隨滅之至楚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琅琊遂陵暴諸夏復滅小國

秦并天下其淮泗夷皆散為人戶朝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郡至後漢末為公孫度所有魏晉又得其地

其三韓之地在海上朝鮮之東南百濟新羅魏晉以後分王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焉和又在東南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後及夫餘自後漢百濟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中

國不絕而百濟大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

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國漸強盛隋文帝時寇盜蹙西王諒帥兵討

之至還水遭虜歿而天場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玄感反奔退又往將遼瀋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唐貞觀中太

宗親征度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逐滅其國占之肅慎宜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砮至魏高貴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

李龍時皆獻之後魏以後曰勿吉國今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其閩越之地秦平天下以為郡及秦郡其帥又自王於故地

漢武帝元封初楊僕滅其國遷其人於江淮處其地自後雖人度復集遂為郡縣天宋朝建隆以來高麗文真定安請內屬辨東夷東夷

海中之國滅貊并韓扶餘日本倭奴毛人蝦蟇女國琉球宋朝至者日本國

南



南蠻其在唐虞與之夏質故曰夏服夏禹之時漸為邊患暨于周代黨  
衆彌盛故詩曰蠢爾荆蠻大邦為讎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  
殺其將巫臣楚師後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  
蒼梧之地秦昭王使將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以後時有寇盜  
其西南諸夷夜即之屬悉平定置郡縣公孫述時夜即大姓為漢保境  
後漢初從番禺奉貢光武建武中武陵蠻師單程大寇郡縣漢將劉尚  
戰敗數歲方平順帝時武陵太守增其租賦蠻又舉種反殺鄉吏東晉  
時西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於陸渾以南徧滿山谷宋齊以後荆雍二  
州各置校尉以撫寧之群蠻酋帥率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  
甚僭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其獠初因蜀  
李勢亂後自蜀漢山谷出侵擾郡縣至梁時州郡每歲伐獠以利及後  
周平梁蓋自爾遂同華人矣自古不臣中國唐正觀以後置羈縻州領  
之。五嶺之南至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為荒服秦平天下開置南海等  
二郡秦亂趙佗據有其地傳五代九十三歲至漢武建元中伏波將軍

路博德滅之分為儋耳等九郡其珠崖郡在海洲上大率數歲一反元  
帝初元中納賈捐之議罷之後漢光武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反伏波  
將軍馬援討平之桓靈以後蠻獠又擾象郡象林縣遂為林邑國矣其  
餘郡縣歷代雖時有反亂州郡兵旋平定之極南之人雖題交趾其俗  
男女同川而浴其西有敢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育則  
以遺其君君善而賞其父娶妻妾美則讓其兄為潯人是也交趾之南  
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天下和平越裳以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  
於是稍絕。五嶺自行山之南一山東盡于海其南渠海其北古荒服  
日南珠崖皆屬其地。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  
大海中州上相去或五三百里五二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航道  
豈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里數又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鼎  
中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非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  
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孫權遣宣化以事朱  
應中即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



中國者蓋少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秦武隋燹諸國使至踰於前代  
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梁隋焉。海南國  
名扶南舟上無論訶陵蘭婆投和于陀利頓遜自薄諸薄毗騫哥羅烏  
篤邊斗婆登多蔑羅利黃支多摩長槃婆利根于脩赤土薄刺施洹大  
山哥羅分舍宋朝通貢者有蘭婆占城注輦三佛齊丹流眉蒲端勃泥  
國。辨日南驪州日南即越裳林邑之地漢馬援檀銅柱以表漢界宋  
朝開寶以來交趾修貢請內附皆受封爵焉

西戎

西戎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及荆楚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  
羗地是也濱于陽支于河首綿地千里南接漢蜀徼外蠻夷西北勤善  
車師諸國所號無常依隨水草地山五穀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  
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妻後母納贅婿如北狄之俗故國無繇寡種類繁  
熾在古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首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  
掠以力為權殺人償死無他禁今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

而采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昔夏  
之子太康失國四夷皆叛及后相立乃征狄夷七年然後來賓于后  
始加爵命由是服從后桀之亂狄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興伐而攘  
之及殷中衰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及武乙暴虐大戎  
寇邊周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王季遂伐西落鬼戎自是之後更  
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武王伐商羗鬻率師會于枚野至穆王時  
我狄不貢王乃西征大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大原及王衰弱及宣王  
立召秦莊公與兵伐破之其後侵盜不已至幽王昏虐西戎寇幽  
王於驪山周乃東遷洛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  
東及守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邾異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  
洛川有大荔之戎頽首以西有蠻氏之戎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晉  
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襄王時秦背自瓜州遷陸渾之戎于  
伊川允姓之戎遷于渭內東及輾輾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秦穆公  
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



業其後陰戎之種遂以滋廣與晉伐周後陸渾叛晉晉荀吳滅之後  
執纒氏而盡因其人至周貞王八年秦太公滅厲務取其地趙亦滅北  
戎韓魏後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  
戎寇惟餘義渠種焉最為強盛屢為秦患又昭王起兵滅之始置隴西  
北地上郡焉始皇後務東向故得繁息秦平天下蒙恬西逐諸羗出塞  
漢初微弱景帝時研種求徙於伏道安故武帝又西邊渡河湟開河西  
置四郡武威張掖其後先零種圍枹罕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羗校尉至  
宣帝代又寇金城趙充國立屯田且討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處  
之自後賓服後漢光武建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於三  
輔和帝以後又反叛毫自後稱天子悉入益州東祀趙寇及戎城十  
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中又叛漢將馬賢戰後段熲窮討及靈帝  
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小事惟西戎屢擾魏晉二代時亂隴  
不至大傷害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焉本塞東解單晉時盡自戶西附于  
陰山屬晉亂遂吞并諸羗而有其地至其孫葉延遂為強國後魏末其

主次自號可汗建官多效中國洎隋煬帝特遣王推大破之其主伏  
允德道收其地列置其縣鎮後轉衰弱唐初吐蕃始興焉其帥後魏  
末自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號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  
軍薛仁貴等大敗於大非川儀鳳中工部尚書劉審禮又率兵十八萬  
敗沒於青海調露中中書令李敬玄大敗於大非川武后時王孝傑方  
大破之始復龜茲等鎮萬歲通天初又寇梁州都督許欽明戰沒因贊  
府殺其名將許欽明之後累破敗遂劣於曩時矣。辨西域漢武帝時  
張騫開西域始通者三十六國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東漢班超復定  
五十餘國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來貢自魏及晉  
不過三數國耳後魏所聞十有六國隋之世來朝有四十餘國唐破吐  
蕃復四鎮諸國貢獻侔於前代宋朝建隆以來通貢者于闐高昌龜茲  
大食夫竺。辨夏國自唐來已跋思恭賜姓李氏宋朝端拱初賜以國  
姓至寶元六年元昊僭竊

崑崙五州



并涼五州即漢武取津邪休屠王地置河南四郡南陽距羗據三關而  
斷匈奴右臂以通西域宋國初以來朝貢不絕皆受封爵。辨天竺五  
天竺即漢之身毒國亦曰婆羅門地三萬餘里有邑城數百在葱嶺南  
。西羗盛衰西羗禹貢析支之地三代為患秦漢之興遂之河塞之外  
東漢匈奴少事惟此翼擾魏晉時多亂關隴未嘉以後吐谷渾興焉隋  
以其地置郡縣鎮戍唐初吐蕃并吐谷渾党項諸羗東接涼松茂雋南  
距婆羅門西陷四鎮北抵突厥萬餘里為強國今吐蕃党項分處麟府  
陝西極邊內屬。西域國各西域諸國樓蘭且未三師四鎮渠黎姑墨  
温宿尉頭尉黎危須山國戎瀾杆彌渠勒皮山精絕莎車休循捐毒烏  
孫西夜子合彌梁判汗烏托大宛罽賓雖兜烏弋山離條支安息大夏  
月氏天竺康居奄蔡高附少府擇散堅彌呼得令矩人厭達師子波斯  
但般大盧尼渠末披揭槃施阿鈞羗疊是羅槃弋副貨彌曹石河史愷  
但吐火羅入食佛林

### 群書考索卷六十一

### 群書考索卷六十二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地理門

夷狄類

此狄

北狄以畜牧為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  
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  
畜則橐駝驢騾馱駝騎輪驂唐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玁狁懿王時  
德衰侵暴及涇陽人被其苦至魯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  
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  
之時戎狄至維也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與師攘却居於西河  
圖錫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



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之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  
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五  
之時趙襄子喻句注而破之洎于戰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匈奴之先夏后之後西伐奔北  
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隣敵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  
河以塞山為塞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  
南侵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為敵國圍漢  
高帝於子登帝因婁敬說妻以宗文公主呂治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  
大入蕭關於是細柳棘門關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  
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備邊塞尤甚備  
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徙治以北矣漢境又至于陰山關河西置酒泉等  
郡備統羌胡逐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

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又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至成帝時單于  
又求朝賜以後宮王嬪單于苦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  
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即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  
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于後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  
戍議滿三十萬下道窮定分眾為十五單于嚴充諫陳五難至後漢建  
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願永為藩  
蔽并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徙居美稷臧宮等上書請逐滅北匈奴光  
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  
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服魏武帝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  
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  
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慎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  
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冊又置校尉屬帝以後寇掠  
又甚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  
武中其帥牟立國亂。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



能破城北。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皆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麴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喻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生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士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奉之。至大羅便，少鉢畧分為二國。大羅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搖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濊貊分為二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為一國。大業末，西突厥破北突厥所城，北突

厥武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遠二州，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畧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一、**契丹**。蓋契丹本與漢異種，而同類。東晉建元中，為慕容氏所破，走松漠。唐太宗以其部為松漠都督府。武德賜奉國契丹，即今稱大遼。其妃耶律氏。

總論

中國之有夷狄，如畫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而難任人，四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桑遠能通，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讎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焉敢草木猶當愛之，况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



固不可况不能勝而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  
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慾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  
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  
必以為耻其失不在於已而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  
堪命而繼之以亡隋場者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苟若  
無失修其禮樂利政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民筆不試以  
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  
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  
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仁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公唐鑑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  
王知其然於是治以不治治之治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  
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錡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城古  
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藉藉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當為大國以  
執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十人為鄰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

散族類不一其心終不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隄久北狄之  
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  
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速久而不利於曠戰此二者  
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  
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其休士居而不戰此其志未嘗須臾忘中國也  
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  
未可知也故常太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  
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  
其衆度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  
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  
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求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  
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  
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通今邊鄙之士利其  
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陵侮欺謾而奪其吏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



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躪殘之於  
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又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  
戰戶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維此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  
而患乎人之不能成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狄匈奴及將  
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也  
成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  
然及西域之亂終亦如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以用而在乎當否而  
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獠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  
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漢書。戎狄自古迭為中  
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  
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與  
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陀士卒不  
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已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  
師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為九郡元帝卒罷朱崖元武遣馬援擊交趾

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  
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忘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播  
其本也唐書。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強則臣戎  
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掠之患不至於中國  
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以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  
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並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  
反顧之憂然後乃敵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  
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  
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  
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  
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於中國然而西戎非  
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人而好勇其君  
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  
天下之人皆以北方有強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



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烽火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北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闕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吾兵之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調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北狄之畏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丘山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燄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佚樂而欲保其首

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德喪之民亦以此恐惕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漠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人畜疫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以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者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懈而已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我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日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地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亡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人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敗散之兵合從以擊



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庶幾收合餘燼  
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上之所為日進而  
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  
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  
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  
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乎天下之  
勢有所不可也今尊秦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秦之  
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  
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  
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  
之所當畏也由文

要害類

自古封疆之守其詳不可勝言三代以前純任德化不以地險為急故  
要害之說未之聞焉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則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未聞以其地其處為要害置城壘以控扼之遣軍戍以守禦之也自秦  
漢之詩作命將遣戍以守衛中國蓋其西有昆夷之難北有獫狁之患  
雖聖人亦不得不然也自茲以往德化寢薄每每恃地以為險故要害  
之說有待而言者。戰國時趙武靈王北破樓煩秦長城自代傍陰山  
下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秦

將秦開製破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  
右北平遼東郡以距胡。秦滅六國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  
胡悉取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  
道自九原至雲中因邊山險墊穀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  
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絕

漢備北邊要害

漢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帝遣邊吏車騎八  
萬討高奴即之文帝後四年匈奴之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於是



漢使三將軍屯北伐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又置三將軍屯長安西渭北隸門關上以備胡。武帝時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初匈奴擊東胡大破之城東胡既歸西擊走月氏南併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至是衛青出雲中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指定遷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築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塞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得昆邪則隴西北河西並少胡寇屯朔方以東備胡。漢使光祿徐目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驃騎出代左王將音道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如術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宣帝本始三年遣田廣明得四萬餘騎出西河范明交三萬餘騎張掖韓增三萬餘騎出酒泉田順三萬餘衆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遂遠遁。成帝時軍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兩至燉煌請置邊備塞卒以休天子人民。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南單于欺塞願來為

藩蔽捍禦比狄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稜

三國六朝要害

隄入都許不以万城為險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以劍閣為險而守漢中。吳人都秣陵不以大江為險而守荆渚。晉宋齊梁經畧河南暫得而暫失之而荆湖拓跋深入淮南故其鎮守自河南至於江南常厥所。陳於淮南暫復而旋失之故其鎮守江南為重焉。晉兩失襄陽而復得之以至于齊乃喪樊鄴及蕭舍隋魏江陵失守則陳氏所得江南而已故其鎮守亦隨時而遷焉。荆州三國必爭之地魏有苟或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苟或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荆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益保有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荆州也至孫權都江左荆州乃其上游不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荆州與國隣接兼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遂擊劉備領荆州救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環甲冑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以死拒戰而荆州要地卒為吳有魏不







南勢益倚重張忠獻抱武侯忠憤之心期滅鴟張之虜然富平之師亦  
竟有馬謖之誤建炎四年張浚失策治兵後敵可東問罪後亦與軍至  
興州幸而吳武安兄弟吳玠吳玠武安為國長城既有仙人關之捷  
凡木散離鳴大入仙人關吳玠預為量於關傍號殺金平楊政言於玠  
曰此地為蜀阨塞死不可失且地名亦善破之必矣玠命玠領士討之  
連戰又有饒風嶺之捷紹興三年虜入金州時知興元府劉子羽遣統  
皆捷玠至饒風嶺子羽與又有大散關之捷紹興三十一  
別將胡勇橋頭寨獲捷又遣蜀口走鈴虜兵霄遁蓋人和地利之兩盡  
也○自荆蜀至漢沔鎮守之地延平西陵樂鄉上明公安荆州之鎮守  
也進而北則在城江陵下羗成為鎮守焉○又進而有漢上則赭陽  
新野樊鄧襄陽為鎮守焉衡沔為水陸之衝蜀之鎮守也進則劔閣為  
鎮守又進則漢中為鎮守又進則武都為鎮守○自荆蜀踰於漢沔其  
表裏可考者如此

自江南至于河鎮守之地

大抵無江比則守江南京口石頭牛渚姑熟潯陽夏口江南之鎮守也

○進而有江北則廣陵濡須皖城邾池安陸為鎮守也又進而全有淮  
南則淮陰鍾離合肥壽春義陽為鎮守矣又進而有淮北則下邳彭城  
泗口角城譙城垂瓠白狗堆為鎮守矣又進而全有河南則東陽歷城  
碭礪滑臺雍丘滎陽虎牢洛陽為鎮守矣○自江南而至于河其鎮守  
可考者如此

健康

健康在東南為一都會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其山  
川之雄盛原險之平銜食貨之富饒真足以容萬乘而供六師○六朝  
建都之地不過建康京口江陵武昌數處其強弱利害瞭然可觀○孫  
策以會稽為興造之根本大帝嗣興稍遷京口其後又嘗住公安江陵  
縣界又嘗都武昌鄂州縣蓋往來其間因時制宜不得不然也及江南  
已定遂還建鄴而與魏蜀抗衡百戰而不屈其宏規遠畧晉宋而下不  
能及也○孫皓捨建鄴而之武昌而吳因以衰梁元帝捨建鄴而守江  
陵而梁遂以亡李嗣王捨建鄴而還洪府南唐遂不能以自立王導斷



然折會稽豫章之論而以建鄴為根百年之基業遂定此其大畧也。昔秦始皇東巡經秣陵縣望氣者言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張紘說孫權曰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因徙治石頭改秣陵為建鄴。西晉之末始改石頭為建康起元帝迄陳區區伯業晉不足以當此休應。孫皓議遷都武昌陸抗上疏曰武昌土地危險非王都之所船泊則流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食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歸建鄴死不止武昌居夫民謠本出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以明天意知民所苦矣。晉蘇峻平廟宮室並為煨燼温嶠建議遷都豫章三吳豪傑諸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王者之宅古之王者不以豐儉移都且北虜游寬伺我之隙一旦示弱儼於蠻越望實皆喪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南齊蕭穎胄議遷都夏口柳悅以巴峽未實不宜輕捨根本不徙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都之議遂息論者以為見機。梁侯景平元帝臨荆峽二十餘年不欲歸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方建鄴舊都凋荒已極周洪正諫曰若黔首未見入建

南之基未固則惟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守淮以治外此二者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起荆襄而至于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強而食足則淮之東西倚江以為重恃江以為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於宿梟必不能點集青徐以擾我輔矣彼且設備於光潤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敵之所備我者分矣

群書考索卷六十二



# 群書考索卷六十二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地理門

要害類

守江所以守淮厥今長淮東西岷山導江東入于海猶吾土地勿守可也然蜀非昔之蜀淮非昔之淮矣堡障雖厚風寒實多恐藏質堅守於盱眙而佛狸有飲江之擾南史宋臧質傳魏人武率衆向彭城宋以質大武云童謠曰胡馬飲江佛狸至此救至時始大武已過淮極力攻盱眙質報死卯年質守城三旬太武引去。蕭詵徒守於江陵而孝恭下巴峽之舟唐蕭詵傳詵據江陵國號蕭唐高祖使弟孝恭李靖統巴蜀兵自夔州東下擊詵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靖曰若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孝恭從之率衆東下是守淮不足以守江也。有周瑜統以水漲不為備孝恭進兵鏖出降。蒙衝之戰而後曹操舳舻之盛可焚而孫權因得以築濡須之塢周喻操遇于赤塗時操軍已有疾瘦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在南岸部將黃蓋曰願為我算難以待火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



去也。乃兩蒙衝圍。戰於黃陂。走其先。以書遺操。諫  
降。時東南風急。操以舟楫。皆於江北。操軍去。此軍重。同時火發。火烈  
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比女大賊。操引兵。此。有侯瑒。燕湖之兵。而  
後。王琳。漢湖之眾。可敗。而明徹。因得以成壽陽之功。陳文帝時。王琳引  
諸軍。出蕪湖。春水。稍漲。琳引合肥。漢湖之眾。船艦相攻。而下。引兵。直趨  
陳。康瑒等。奔出。蕪湖。躡其後。琳軍大敗。奔齊。兵明徹。攻壽陽。齊皮景和  
等。敗。生。此守江。所以守淮也。若置江。而不知所守。而不知所備。則威  
所之兵。單弱。無以禦。艤之勢。三陳長城。公時。隋軍。伐陳。揚素。引舟。師下  
臨。曰。五牙。次曰。黃龍。其。五彥之告。不聽。無以止流。梯之船。羊。武帝。與  
伐。吳。造。大。船。木。排。檣。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木。排。以。白。吳。主。曰。晉  
必。及。吳。臣。直。增。建。平。兵。吳。主。不。從。晉。果。太。舉。伐。吳。王。暉。出。江。四。王。彥。下。巴  
蜀。遂。克。吳。高宗。南渡。兀。木。常。犯。順。窺。邊。矣。韓。忠。武。以。八。面。控。扼。而。敗。之。於  
黃。天。蕩。高宗。建。炎。四。年。虜。入。寇。其。兵。真。勢。後。建。康。兀。木。軍。其。南。楚。陳  
。再。以。鐵。纜。鉤。其。船。於。金。山。而。兀。木。遂。遁。建。炎。四。年。時。虜。入。寇。兀。木。遣  
餘。艘。進。泊。金。山。下。命。工。毀。鐵。相。為。長。纜。買。一。大。約。後。年。之。強。健。者。  
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海。船。一。艘。即。神。一。舟。而。虜。不。得。走。兀。木。遁。走。  
江。亮。嘗。欲。殺。鞭。而。渡。矣。虞。忠。肅。厲。民。兵。於。采。石。亮。親。統。御。軍。必。欲。由  
采。石。而。渡。執。紅。小。旗。麾。衆。渡。江。時。主。權。所。留。水。軍。車。船。咸。在。淮。堤。舉。張  
孫。王。琪。任。責。虞。允。文。自。建。康。使。人。督。之。報。賊。出。列。于。江。岸。賊。見。大。驚。

戰。軍。用。海。船。迎。擊。虜。舟。沉。溺。日。回。者。再。以。輕。船。拒。之。於。楊。林。而。逆。亮  
亮。皆。殺。之。遂。不。能。濟。允。文。舟。以。遠。聞。遂。斃。虜。往。來。望。見。車。船。遂。却。我。軍。復。以。海。船。先。往。北。岸。載。揚。林。是。知  
逐。斃。虜。往。來。望。見。車。船。遂。却。我。軍。復。以。海。船。先。往。北。岸。載。揚。林。是。知  
江。之。當。守。而。又。知。守。之。之。備。也。必。操。舟。若。神。緩。急。可。仗。毋。為。應。故。事  
而已。必。入。水。如。獲。標。桿。可。用。毋。但。厠。軍。籍。而已。王。羲。之。與。殷。浩。書。曰  
今。軍。敗。於。外。糧。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且。知。天。塹  
以。限。南。北。者。在。是。淮。河。皆。不。及。於。江。也。及。與。會。稽。王。昱。牋。則。曰。宜。令。廣  
凌。許。昌。譙。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何。也。蓋。殷。浩。居。元。戎  
之。任。當。率。大。軍。保。江。以。固。國。而。淮。北。諸。軍。乃。當。內。徙。守。淮。以。成。首。尾。之  
勢。爾。江。流。上。下。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漢。之。險  
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常。與。齊。秦。爭。衡。及。三。國。而。後。海。內。之。地。分。為  
南。北。故。必。都。秣。陵。備。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則。國。之。安。危。繫。於。上。流。而。已  
蓋。宗。廟。社。稷。雖。具。在。建。鄴。而。平。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量。則。轉。輸。之  
利。固。繫。於。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舻。四。面。赴。救。則。奔。輸。之。勢。又。繫。於。上  
流。故。兩。朝。六。姓。其。強。弱。之。衛。與。興。亡。之。所。由。願。上。流。施。設。如。何。耳。且



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一備東則敵必撓我之西伯西則敵必撓我之東隨處施設則兵分而力亟苟失於彌縫則隙多而寇至昔紀陟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其遠難為固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荆湖之地為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為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為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州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之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故諸葛亮謂荆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嶺峽導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故庾翼謂襄陽西接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下流者也。沅湘兼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吳太守常都於此而

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淼吞納而匯於溢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晉人以謂潯陽北撫群蠻西連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西之守亦固矣。東南進取東晉自庾氏經營征伐皆不能以有成其故可考也。謝安父子乘符堅傾敗之餘圖之如恐不及至於渡河入鄴可謂有其釁矣而訖無尺寸之得。宋元自以為富強結戍兵於元魏檀道濟再行無功諸將皆以敗繼敗而胡馬遂至於瓜步。梁武遭魏世之亂陳廢之以數千兵入洛而高高之襲幾至殲盡及貪河南之地納叛將而棄鄰睦而身國顛覆。陳宣稍關土宇於北齊旋失淮泗於後周雖以桓溫劉裕非常之才度越歷代諸將而溫伐符健討慕容皆幾成而敗裕平南燕滅姚秦其績偉矣亦既得而復失由是觀之則東南用兵之勢亦可見矣。自古用國於東南者固本而後可以有為養威而後可以乘時陸抗有言曰苟無其時雖獲大聖亦其養威自保不可輕



動

戶口類

三皇以前尚矣靡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故君臣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禹平  
 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塗山之會諸侯  
 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  
 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  
 暴諸侯相兼連湯受命其能存者二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  
 紂作淫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人度苦而無慘天下去之迨  
 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於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定  
 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  
 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  
 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蕪加以幽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  
 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

亦廢人凡千二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併尚有  
 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更  
 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于戰  
 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殘人謀力之兵動以萬計伊  
 闕敗斬首者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  
 齊及三晉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  
 六國戍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  
 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  
 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  
 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

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  
 六國十分無二孝文偃武修文與人休息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  
 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恐傷民之力孝景承平賦役  
 減省三十而稅一又自愛每有詔命頒下閭里雖曰戴老扶疲築杖



以聽之思一見大車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人衆大增大倉之粟紅  
腐而不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乘其資畜乃厲兵馬以攘戎  
狄解也越黃征伐不休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  
哀痛之詔封丞相富民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至孝平元始  
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  
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餘  
二三

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  
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于  
尋和人戶滋殖和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  
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靈帝遭黃巾為寇獻帝遇董卓稱亂  
大焚宮廟初御西遷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力所存十無一  
二

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及

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三千吏四萬通計戶  
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  
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  
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國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  
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  
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  
也

宋武帝北取南越平廣固西域後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宋有帝素  
節儉有司嘗奏東西堂施局脚牀用銀塗釘帝以為費使用直脚牀釘  
用鐵公主出適遺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之費文帝勵精臨人江  
左數代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比前漢之文景焉既而國富兵強  
更務經畧元嘉二十七年後主太武帝以數十萬之衆南伐河上屯戍  
相次覆敗魏師至瓜步而還宋之財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起孝武大



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齊代短促其戶口未詳

梁武帝之初亦稱爲理及精華耗竭貪地邀功侯景逆亂竟以幽薨元帝

暴虐骨肉相殘總及三年便至覆滅墳籍亦同灰燼戶口不能詳究

陳武帝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淝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隱時稱

今主闕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遂事經累兵明徹全軍隻

輪不返銳卒利器從北疆焉至後主滅亡之時隨家所收戶五十萬口

二百萬

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

推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及爾末之亂政移臣下或廢

或立甚於奕墓遂分爲東西二國皆權臣擅命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

司文簿又分散矣今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

死齊承魏未喪亂與周人抗衛雖開拓淮南而郡縣編小文宣受禪性

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間亦游如魏故其時以爲主資

於上政清於下及武成後主俱是僻王至崇化二年爲周師所滅有戶

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一千萬六千八百八十

後周閔明二主主祭而已俱以弒崩武帝誅戮權臣方覽廢政恭儉節

用考覈名實五六年内平蕩燕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

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儉省費

至於六宮之內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隨令補用非享燕所食不過

一肉有司常進乾薑用布袋盛帝以爲費大加譴責後進香藥復以檀

袋盛因答所司以爲後誠其時宇內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

帝親於朱雀門勞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圍於南郭以次頒給所

費三百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

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承其全

實遂率荒淫登極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河及淮

人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



死以婦人無役而死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之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運者倍之人逆徵數年之賦窮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身喪國滅實自取之蓋資我運之速有天下也

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千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彥休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既多謂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彥休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七十萬今九百八十萬顯慶二年十月日上幸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寬百姓老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初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九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勸精為

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聞至十五年米每斗直兩錢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饑荒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甚衆。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等恣廢人情奢縱造用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府庫空竭矣睿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八年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偽濫朝廷深以為患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陳便宜奏請檢察偽濫兼逃亡及籍外贖田於是令融充使獲偽勳及諸色役甚衆加朝散大夫融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責田疇招携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陽翟縣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並上疏盛陳煩擾不便寬等皆當時才彥使還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憬遂貶為衛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文東至宋汴西



至岷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棧倏忽數十里  
謂之驛驢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京府皆有店肆以供商  
旅遠適數十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  
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大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  
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載  
以後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多有進奉駝馬生口不曠旬月郡縣供熟食  
酒肉草料楊國忠任用之後即與蠻王閣羅鳳結讐徵關輔河南京北  
人討之去者萬不一全連枷赴役郡縣供食於是當路店肆多藏閉以  
懼撓亂驢馬車牛悉被虜奪不酬其直數年間因漸減耗十四載管戶  
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管戶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  
九十此唐家之極盛也

國朝太祖建隆元年吏部格式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以上為繁二千  
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止千戶為中下自後三年一度戶口升  
降開寶九年戶三百九萬五百一太宗至道三年戶四百一十二萬二

千五百七十六真宗天禧五年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仁  
宗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嘉祐八年戶一千  
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太宗治平三年戶一千二百九十一  
萬七千二百二十一神宗熙寧十年戶一千四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  
七十並會要實訓所載不同又景祐四年戶一千四百五十五萬餘寶元初仁宗御  
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帝謂侍臣曰今天下民  
籍幾何梅詢曰貞宗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  
無藝則版圖衰減自五季之後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真宗休養百姓  
天下戶口之數益倍於前矣。南豐曾鞏嘗考藝祖之事以為唐天寶  
十四年天下戶口八百九十一萬藝祖元年戶九十六萬天下既定戶  
三百九萬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皇朝戶口之數其遠過於  
唐者蓋未嘗興一暴役加一橫賦聖人之於民必有休養生息之恩而  
後能致民俗蕃阜之盛天地之氣與時運遷而日盛於東南故東南民  
籍以今準昔乃為特盛漢元始間天下戶口千一百萬而東南戶口當



考厥前卷一十  
十之一至東漢建康中乃當天下十之二又後而至西晉之太康當天  
下十之三又後而至唐之開元過天下十之四又後而至國朝之元豐  
乃當天下十之五

版籍類

周官

天官小宰八成三曰聽問里以版圖司書三歲大比夫家之數掌邦中  
之版土地之圖地官大司徒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  
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  
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  
之也如是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圖板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  
心生而偽端作矣漢興蕭何收秦丞相府御史圖書藏之高祖具知  
天下既塞戶口多少強弱處以何得秦圖書也他日高帝過曲逆曰壯  
哉縣顧問御史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墜  
今見五千餘戶非有圖書可考御史其能言詳乎下至宣帝時王成以

為增戶口而獲賞是殆無版籍之可據也光武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  
天下郡國如是之廣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東晉桓溫  
以人無定本為庚戌土斷以一其業安帝時劉裕再申行庚戌土斷之  
料自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至梁武帝時晉代舊籍並在謂之晉  
籍有東西二庫宋元嘉二十七年立七條之科至于齊東堂校籍置即  
令史以掌之而簿籍至此大壞矣齊高帝時虞玩之上表曰令戶口多  
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頗闕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後魏無鄉黨之  
之民多隱冒李冲上言立鄉黨鄰三長定民戶籍公移從之唐制百戶  
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按比戶口又正天  
下戶凡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十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儀鳳三  
年勅自今以後省黃籍及州縣籍也

國朝

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據諸道版籍之數總九千六萬餘戶此國初版  
籍之數也四年詔曰蕭何入關先收圖書沈約為史手寫簿書自今無



版籍處便仰置造不得煩擾乾德三年張濬上井田制度戶口以華數  
太宗至道元年詔復天下郡國戶口板籍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失  
也咸平五年詔三司取天下戶口數置籍校定以聞景德二年令三司  
每歲校天下稅帳登耗以聞天禧二年減諸州府帳目並從簡併勿務  
滋章四年范雍請逐州選官專管帳以為勞績從之景祐元年造五等  
丁產簿并丁口帳

輿地圖類

前漢收秦圖書

沛公至咸陽蕭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光武披輿地圖

光武披輿地圖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

宋朝輿地圖

輿圖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尚矣創業之初有益於平定守成之後有益

於備禦其中與則又有益於恢復舊物者也江南之圖上於盧多騷  
則收復之功成長編開寶六年盧多騷使江南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  
輿之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也成遠近戶口多寡多用夔州之圖出示  
劉義則削平之策定編年乾德三年王師克夔州初上以地圖獻劉義  
繼納欵車書混一德被段段圖籍所州軍監凡二百九或閏年而  
十有五縣一十一百三十有一而化外羈縻之州不與焉  
圖民籍或十年而圖地形上之職方如指諸掌咸平四年吳淑言諸路  
所掌近者並納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儲與故周禮職  
方掌天下圖籍又詔士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書由是周  
之險要豈可忽而不顧哉請令以今圖年圖並上職方又州郡地理大  
牙相入何者圖畫三州地形則可以付合他郡望諸路每十年各畫本  
路圖上職方西真天下險要不窺而爾立字販章亦孔之享矣撥狃  
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是之

群書考索卷六十三

前集







卷之二